

# 跨級比較與漢藏語研究

陳忠敏

浙江大學

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 E- 研究院

本文討論歷史語言學中的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的方法。首先論述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的定義；其次分析印歐語裡的經典例子；然後闡述語言譜系和下位分類的特性和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的合理性；最後來討論漢藏語研究中的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的實例。

關鍵詞：歷史語言學，跨級比較，跨級構擬，層級比較，層級構擬，親屬語言

## 1. 前言

跨級比較 (cross comparison) 是指語言的親屬關係確定無疑的前提下，語言 A 中的某一音變用語言 A 本身的材料作層級構擬無法得出，而必須比較跟 A 語言有親屬關係的 B 語言，也就是說作跨越式的比較，才能知道原來在語言 A 中存在著這種音變；相對應的構擬程式我們稱之為跨級構擬 (cross reconstruction)。從方法論上，跨級比較、跨級構擬與層級比較 (mesocomparison)、層級構擬 (meso-reconstruction) 是相對的，層級構擬是“從最低的語言層次開始，逐漸往上推，最後求出最高層次的共同母語”（何九盈 2004:13-14），相對應的比較就是層級比較。

親屬語言沒有經過層級比較，直接進行跨語言的比較，從這一點看，跨級構擬跟遠程構擬 (teleoreconstruction) 是很相似的，不過遠程構擬的目的是通過跨語言的比較來構擬更高層的原始母語 (Benedict 1973, Matisoff 1990)，而跨級構擬是通過跨語言的比較用 A 語言材料來解釋 B 語言中的具體音變現象。儘管有這種目標上的不同，它們的研究方式和程式是大致相同的，即不做層級構擬，不考慮下位語言的具體細節而直接作跨語言的比較。當然，一個重要的前提是這些語言必須是親屬語言。下文所用的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也包括遠程比較和遠程構擬。

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是歷史語言學經典方法之一，不過在國內有人始終懷疑它的效用。有人認為語言比較必須從最基本做起，必須遵循方言-語言-語支-語族-語系這樣由低往高逐層比較、構擬；認為必須先經過語言內的比較，先做層級構擬，然後才能進行不同語言間的比較；比如先得比較方言的內部差異，構擬出原始吳語、原始閩語、原始官話、原始粵語、原始客家話等，然後在這些原始方言的基礎上構擬原始漢語；有了原始漢語、原始緬語、原始藏語以後再去構擬原始漢藏語；認為這種層級構擬的設想猶如“從平地壘起，一塊磚一塊磚的砌，一層一層地加高”（何九盈 2004:19）；“離開了層級構擬，遠程構擬必敗無疑”（何九盈 2004:21）。這種循序漸進、逐層比較的方法表面看來似乎很符合科學研究的通則，在一般人的眼裡這種研究方法也是很合理的，合乎邏輯性的。如果瞭解歷史語言學，瞭解語言譜系分類的本質，我們會發覺上述的觀點是有問題的。本文想通過對歷史語言學中的一些經典例子的分析來說明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的合理性；然後分析語言譜系和下位分類的特性和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的理論依據；最後來討論漢藏語研究中的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

## 2. 印歐語中的跨級比較

我們先來看歷史語言學中的幾個經典的跨級比較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格里姆定律 (Grimm's Law) (Grimm 1822)：格里姆認為一些非日爾曼語跟日爾曼語存在著  $p\ t\ k \rightarrow f\ \theta\ h$ ； $b\ d\ g \rightarrow p\ t\ k$ ； $b^h\ d^h\ g^h \rightarrow b\ d\ g$  對應，以後人們認為後者是前者的演變。格里姆定律的例子是：

Greek	Latin	Sanskrit	Gothic	Old English	
<i>patér</i>	<i>pater</i>	<i>pitā́</i>	<i>fadar</i>	<i>ƿæder</i>	‘father’
<i>treîs</i>	<i>trēs</i>	<i>trayas</i>	<i>þreis</i>	<i>þrī</i>	‘three’
<i>(he-)katón</i>	<i>centum</i>	<i>śatám</i>	<i>hund</i>	<i>hund</i>	‘hundred’
<i>déka</i>	<i>decem</i>	<i>dáśa</i>	<i>taihun</i>	<i>tēon</i>	‘ten’
<i>geúomai</i>	<i>gustus</i>	<i>jōṣ-</i>	<i>kiusan</i>	<i>cēosan</i>	‘taste, test, choose’
<i>phérō</i>	<i>ferō</i>	<i>bharāmi</i>	<i>baira</i>	<i>beoru</i>	‘I carry’
<i>(é-)thē-ka</i>	<i>fē-c-ī</i>	<i>(a-)dhā-m</i>	<i>(ga-)dē-þ-s</i>	<i>dǣd</i>	‘put/do; deed’
<i>kheúō</i>	<i>fu-n-d-ō</i>	<i>ho-tar-</i>	<i>giutan</i>	<i>gēotan</i>	‘pour’

格里姆並沒有構擬這些讀音的原始形式 (proto-forms)，也沒有假設它們的譜系層級的遠近。但是他為我們後人搭建了這些語言這些同源詞語音形式的對應關係。

第二個例子是維爾納定律 (Verner's Law) (Verner 1875)。維爾納增加了重音因素來解釋由格里姆定律所產生的例外，重音的位置在所對應的輔音前或後，它們的音變也會不同：

Latin	Sanskrit	Gothic	Old English	
<i>pater</i>	<i>pitā́</i>	<i>fadar</i>	<i>fæder</i>	‘father’
<i>māter</i>	<i>mātā́</i>		<i>mōdor</i>	‘mother’
<i>frāter</i>	<i>bhrātā́</i>	<i>brōþar</i>	<i>brōþor</i>	‘brother’

用公式表述為：

$$\left[ \begin{array}{c} + \text{fric.} \\ - \text{voice}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c} + \text{voice} \\ (\pm \text{stop})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c} + \text{voice} \\ - \text{acct.} \end{array} \right] \longrightarrow \left\{ \begin{array}{c} [+ \text{voice}] \\ \# \end{array} \right\}$$

也就是說原始日爾曼語的擦音，如果符合下列三個條件，要濁化。第一，它不在詞首；第二，它前後兩個音段是濁的；第三，原始印歐語的重音不落在它前面的一個音段上。根據上述規則，“father” “brother” 在日爾曼語裡就有不同的結果：

PIE	Sanskrit	Grimm's Law	Verner's Law	Gothic	
*t	<i>bhrātā́</i>	*t > θ	----	<i>brōþar</i> [bro:θar]	‘brother’
*t	<i>pitā́</i>	*t > θ	θ > ð	<i>fadar</i> [faðar]	‘father’

上面三個表中希臘語 (Greek) 是印歐語希臘語族 (Greek) 中的一種語言；拉丁語 (Latin) 屬於印歐語義大利語族 (Italic) 中的一種語言；梵語 (Sanskrit) 屬印歐語印度-伊朗語族 (Indo-Iranian) 印度語支 (Indic) 中的一種語言；哥德語 (Gothic) 是印歐語日爾曼語族東日爾曼語支 (East Germanic) 的一種語言；古英語 (Old English) 則屬於印歐語日爾曼語族西日爾曼語支 (West Germanic) 的一種語言。請注意，在上述的幾個表裡格里姆、維爾納並沒有先構擬出原始希臘語族、原始義大利語族、原始日爾曼語族、原始印度-伊朗語族，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做由小到大、逐層遞進式的層級構擬，而是直接跨過語族的界線用具體的語言進行比較的，顯

然這是一種跨級比較。格里姆定律、維爾納定律是整個歷史語言學和歷史比較法的基石，這兩個定律對音變如此精妙絕倫的闡述，使得近兩百年來沒有人對它們有任何懷疑。如果我們對格里姆定律、維爾納定律沒有異議，那我們就得承認這種跨級比較是合理的。

跨級比較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對梵語元音的構擬，這個構擬跟有名的顎化定律 (the Law of Palatals) 緊密相關。下面我們通過這個例子來說明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的合理性（根據 Collinge 1985 總結）。請注意，下面的例子是舉例性的，實際的例子還有很多的，由於篇幅所限，這裡無法窮盡。

Latin	Greek	Old English	Sanskrit	
-kwe	-te	---	-tʃa	‘and’
kwis	tis	hwa:	tʃid	‘who’
kwod	---	hwæt	-kas	‘what’
---	poteros	hwæðer	kataras	‘which of the two’
kwando	---	hwanne	kada:	‘when’

上述的對應反映了這些語言裡起首輔音有如下的關係：

Latin	Greek	Old English	Sanskrit	
kw	t	hw	tʃ	第一、二例
kw	p	hw	k	第三、四、五例

這些輔音的原始印歐語形式是 \*kw，而這種原始形式完整的保留在拉丁語裡。根據格里姆定律，原始印歐語的 \*kw 要演變為日爾曼語的 \*hw，古英語的例子正是這樣。在希臘語裡，原始印歐語的 \*kw 根據後接元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化，在前元音前演變為 t，在其他的情況下演變為 p：

\*hw     >     t / \_\_\_\_ front vowel.  
              >     p elsewhere.

所以希臘語第一、第二例是 t，其餘的是 p。而梵語的情況十分複雜，表面看來似乎難以解決，因為上述的例子中在相同的環境裡既可以出現 tʃ，也可出現 k。如 -tʃa、-kas，tʃ、k 都可以出現在相同的低元音 -a 前。這個難題的解決就必須有賴於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梵語是三元音系統，兩個高元音：i、u，一個低元

音：a，不僅梵語這樣，整個印度-伊朗語族都如此。跟希臘語的五元音系統相比，梵語和整個印度-伊朗語族的語言都少了兩個中元音：e 和 o。這兩個中元音是否在梵語的歷史上存在過，如果靠層級構擬所得出的結果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層級構擬只能根據梵語的本身的材料來構擬，現在我們把眼界擴大，看看印度-伊朗語族以外的印歐語材料，例如上面我們所舉的希臘語的 poteros 對應於梵語的 kataras，一種可能的假設就是梵語的元音原來也如希臘語有五個，兩個中元音 o、e 低化，它們跟原來的低元音 a 合併：

$$*e、*o > a$$

換句話說，梵語的 kataras 是 \*koterōs 變來。如果我們以希臘語、拉丁語五個元音的角度來跨級比較梵語的元音，就既能解釋原始印歐語 \*kw 跟梵語輔音的對應，也能解釋希臘語、拉丁語元音跟梵語元音的對應：

*-kwe	*kwid	*-kwos	*kwoteros	Pre-Sanskrit
tʃe	tʃid	---	---	*kw > tʃ / __ 前元音（顎化定律）
---	---	kos	koterōs	*kw > k 其他任何情況下
tʃa	---	kaś	kaṭaras	*e, *o > a
tʃa	tʃid	kas	kataras	所見的梵語

第一步，早期的梵語 kw 在前元音 i、e 前發生了顎化音變，變為 tʃ，而在其他條件下 kw 不變；第二步，中元音 e、o 低化，跟原先的低元音 a 合併。這樣就形成了我們所見的梵語的面貌。早期的梵語五元音的構擬如果只靠梵語或印度-伊朗語族本身的材料作層級構擬是不可能得出的，必須靠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才能取得。我們用圖表來總結一下兩種方法所得出的不同結果：

層級比較、層級構擬	跨級比較、跨級構擬
三元音系統：*a、*i、*u	五元音系統：*a、*e、*o、*i、*u
不能解釋梵語跟拉丁、希臘語輔音對應	用顎化定律 (the Law of Palatals) 圓滿解釋梵語跟拉丁、希臘語輔音對應

跨級比較、跨級構擬作為一門研究語言歷史的技術成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種比較方法的應用也標誌著歷史比較法的成熟。

### 3. 跨級比較的理论依據

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的理论依據是什麼呢？我們想在這個問題上花一點筆墨來討論，因為它對於我們瞭解跨級比較、跨級構擬合理性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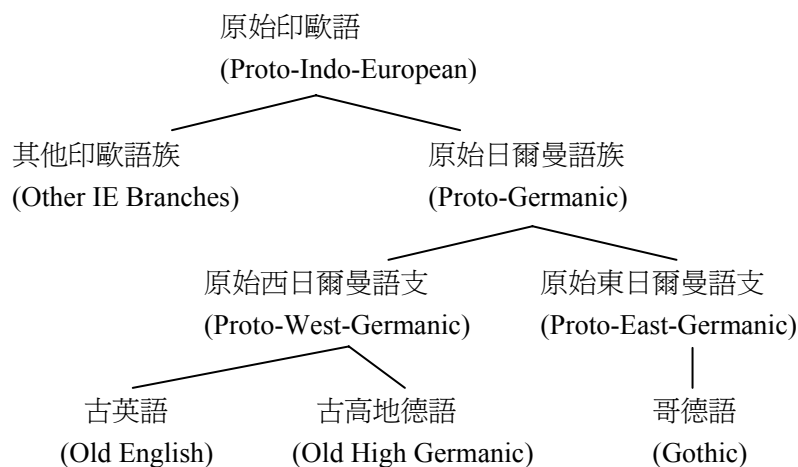
第一，語言裡音義結合的任意性和音變的規律性是歷史比較法得以在親屬語言中運作的基礎。這兩個語言特性又是相互聯貫的，音義結合的任意性使得音變在現實的語言中變化多樣，而這些變化多樣的音變又不是由意義來支配的，支配音變的條件只能是語音。音變的規律性使得基本詞彙裡系統語音對應在確定是否親屬語言中起關鍵的作用。如果語言的親屬關係確定無疑，各層級上的語言儘管離共同的原始母語有遠近之分，但是這些語言中的同源詞都有語音上的系統對應關係。凡是對應的語音都是一個歷史的連續體 (historical continuity)。只要建立起這種系統對應關係，我們就可以進行語音比較；沿著音變的歷史連續體，我們就能追尋語音的演變。上述印歐語跨級比較、跨級構擬表明：語言間作歷史比較所注重的是在基本詞彙裡面尋找有系統的語音對應關係，而這種對應關係的建立並不在乎所比較的語言一定要在同一語言、同一語支、或同一語族裡。換句話說，語音對應關係的建立遠比語言層級關係來的重要。

第二，用類似生物學的譜系術語來指稱同一語系中各語言的親疏遠近，從本質上來說，這種類比是不恰當的。毋庸諱言，歷史語言學的發生和成長受生物學、解剖學的影響是很深的。1812 年生物學家 Georges Cuvier 根據動物化石的殘存來復原 / 構擬古生物的研究方法 (Cuvier 1812) 極大的刺激了當時的語言學家用同樣的方法來復原 / 構擬古語言。包坡 (Franz Bopp) 就是受之啟發而去研究和比較印歐語的動詞形態 (Bopp 1816, 1820)。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施萊哈爾 (August Schleicher) 運用生物學的進化理論來畫出印歐語的譜系樹圖形，把語言的演變機制跟生物的進化模式完全等同了起來 (Schleicher 1863, 1871)，他曾說 (Schleicher 1863:3)：

What Darwin demonstrates for the varieti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is also valid, at least in its main features, for the organisms of languages.

把語言演變跟生物、植物的進化等同起來在歷史語言學的發生和成長過程中有它的積極意義，這種思維使得歷史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獨立於以前的其他人文學科；使得人們在語言的歷史研究中更注重於系統性、科學性；使得語言歷史具有直觀性、類比性；使得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不過語言畢竟不是生物、植

物，它還有很強的社會屬性。首先，語言分化以後可以有交融，生物、植物的進化不可能再逆向交融；其次，也是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立足的一個基本點。語言的譜系分類、分化跟生物的分類、分化在本質上也有不同。生物的分化是 A 代傳承到 B 代，B 代再傳承到 C 代；A 和 C 是隔代，它們之間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C 代直接傳承 B 代，是從 B 代脫胎換骨而來，所以 C 代的特徵全部來自於 B 代，如果要從 C 代復原 A 代的特徵，必須要先復原中間的 B 代，然後從 B 代再復原到 A 代；反過來，從上往下看，如果要從 A 代看 C 代的特徵，非得經過中間的 B 代不可，因為 C 代直接脫胎於 B 代。語系往下的語族、語支、語言、方言等語言學的下位分類 (subgrouping) 並不是這樣的，下位分類的標準是看有沒有一個或若干個共用的創新特徵 (shared innovation)。比如下面的日爾曼語的下位分類圖：



上圖中日爾曼語族與其他印歐語族的分類是看是否經歷了格里姆定律，經歷的語言就是日爾曼語族，否則就是非日爾曼語族；原始西日爾曼語支跟原始東日爾曼語支的分類標準是看語言裡是否發生 i-umlaut 音變，如果是，就是西日爾曼語支，否則是東日爾曼語支（哥德語）；在西日爾曼語支中古英語跟高地德語的分類標準就是看是否經歷了高地德語的輔音音變 (High Germanic Consonant Shift)，古英語沒有這個特徵所以跟高地德語區分開來。可見語言的下位分類是依據某一個或某幾個創新特徵，並不是語言中的所有特徵。語言中的特徵的地理走向常常是犬牙交叉，按照不同的特徵作語言下位分類會得出不同的下位樹形圖，所以語言的下位分類往往有很大的人為性。再說語言中每個特徵的創新、存古的速率是不均衡的，某一特徵是創新的，並不代表此語言的所有特徵都是創新的，反之亦

然。英語的輔音、元音經歷了格里姆定律的演變，或 i-umlaut 音變，這是創新特徵，但是，它的不規則形態所代表的強式動詞 (strong verbs) 和合乎規則的弱式動詞 (weak verbs) 以及它們的區別，是直接反映最古老的原始印歐語面貌。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最底層的英語動詞強式和弱式的區別跨越到最高層去考察原始印歐語的動詞面貌。索緒爾正是從英語、德語等日爾曼語言裡這種強式動詞的不規則現象提出關於解決原始印歐語元音交替 (ablaut) 的喉理論 (the Laryngeal Theory) (Saussure 1879)。

總之，語言可以人為地進行類似譜系樹的劃分，但是語言關係的遠近以及特徵的存古、創新程度並不適合用生物學上的整體“輩分” (generations) 的大小來衡量。

上面從理論上闡述了語言的譜系跟生物的譜系的實質性不同。從實用的角度來講，要等一層一層所謂的層級構擬做完以後再來比較或構擬最高層次的共同母語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從實際的比較研究來看，構擬過程中如果親屬語言的材料越多，構擬的結果也就越可信，所以必須儘量多利用親屬語言的材料，重要的一點是：能否在基本詞彙中找到語音的系統對應。舉一個印歐語的例子，古挪威語 (Old Norse) 曾有一個詞 *svilar*，是指妻子的弟、兄，而他們又是連襟 (brothers-in-law whose wives are sisters of each other)。這個詞在整個日爾曼語族裡找不到同源詞，如果按照層次構擬，它是無緣進入原始日爾曼語這一層的。在希臘語族希臘語中的一個方言裡也有一個跟它音義匹配的詞 *aelioi*。因為這個詞在整個希臘語族中也是一個孤例，所以按層級構擬的原則，這個詞也不會進入原始希臘語族這一個層級。如果拘泥於層級構擬，原始印歐語就會少掉這個同源詞。現在把古挪威語和希臘語的這種方言做跨級比較，通過語音系統對應，發現古挪威語、希臘語這一方言的這兩個詞是同源詞，並為之構擬出原始印歐語的形式：*\*swelio-* (Hock 1991)。

#### 4. 漢藏語中的跨級比較

有人認為“不應該利用上古音和親屬語言進行比較，能跟親屬語言進行比較的只能是漢語的原始形式”（何九盈 2004:47）。我們認為跨級比較、跨級構擬就方法論而言並沒有語言的界限，只要運用得當，方法對頭，同樣也應該適合於漢語史和漢藏語的研究。我們前面已經用印歐語的材料證明了跨級比較、跨級構擬的合理性，下面我們舉兩例來說明如何通過漢藏跨級比較來解決漢語語音史的問題。



上古漢語的來母、喻四聲母的擬音現在一般的學者都認為來母是 *r-*，喻四是 *l-*。這個結論的取得得益於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現代漢語各方言來母基本上都是讀 *l-*，所以從高本漢起中古的來母一直是擬為 *l-* 的，很多人把中古的來母往上推，認為上古的來母也是 *l-*。李方桂 (1971) 根據諧聲和域外譯音的證據指出上古的喻四聲母是 *r-*。然而隨著漢語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上古的來母和喻四的擬音應該倒一下，來母是 *r-*，喻四是 *l-*。這個結論最終廣泛被學者接受是因為作了跟藏語、緬語的跨級比較。現代方言和中古漢語沒有 *r-* 和 *l-* 的對立，所以我們無法用層次構擬來推測上古漢語來母、喻四到底誰是 *r-*，誰是 *l-*。如果我們做跨級比較，就清楚地顯示漢語的來母對應於藏語、緬語的 *r-*，而漢語的喻四則對應於藏語和緬語的 *l-*（引自龔煌城 1990 年文）：

漢 *l-*：藏緬 *r-*

- |         |   |
|---------|---|
| (1) 漢：六 | *ljəkw > ljuk   |
| 藏：      | drug 六  |
| 緬：      | khrok 六   |
| (2) 漢：涼 | *gljang > ljang <sup>2</sup>                              |
| 藏：      | grang 涼、冷   |
| (3) 漢：量 | *ljang > ljang <sup>2</sup> , ljangs > ljang <sup>6</sup> |
| 藏：      | grangs 數量，'grang 數（動詞）                                    |
| 緬：      | khraŋ 量   |
| (4) 漢：羅 | *lar > lâ <sup>2</sup>                                    |
| 藏：      | dra 網   |
| (5) 漢：藍 | *glam > lâm <sup>2</sup>                                  |
| 藏：      | rams 靛青、藍靛，ram 靛青、藍                                       |
| .....   |   |

漢 *r-*：藏緬 *l-*

- |         |                            |
|---------|----------------------------|
| (1) 漢：揚 | *rang > jiang <sup>2</sup> |
| 藏：      | lang 起、起來                  |
| (2) 漢：羴 | *rug > jiu <sup>2</sup> 黑羴 |
| 藏：      | lug 綿羊                     |
| (3) 漢：夜 | *rags > jia <sup>6</sup>   |
| 藏：      | zla 月                      |
| 緬：      | la 月                       |

- (4) 漢：亦            \*rag > jäk (龔原文例是“翼” \*rək > jiək)  
       藏：            lag 手  
       緬：            lak 手臂  
 (5) 漢：象            \*rjangx > zjang<sup>4</sup>  
       藏：            glang 象、牛  
       .....

可見藏語、緬語的 *r-* 對應於漢語的來母，藏語、緬語的 *l-* 對應於漢語的喻四聲母。現代方言和中古漢語沒有 *r-* 和 *l-* 的對立，親屬語言中的藏語、緬語有這種 *r-* 和 *l-* 的對立，所以可以通過藏緬語跨級比較，為上古漢語來母構擬 *r-*，喻四聲母構擬為 *l-*。

把上古漢語的來母擬定為 *r-* 的一個好處是可以更合理解釋形聲字的諧聲關係。雅洪托夫曾指出來母字與其他聲母的二等字有非常密切的諧聲關係（雅洪托夫 1960），而上古二等字的介音為 *r-*（李方桂 1971），現在把上古來母擬為 *r-*，這樣，這種諧聲關係也就更為和諧和合理了。

漢藏語裡用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的一個更好例子是重紐的擬音。所謂的重紐是指中古支、脂、祭、真、仙、宵、侵、鹽八個三等韻，其喉牙唇音字除開合口的區別外，還各有兩套反切下字，形成對立。中古重紐 B 類（即重紐三等）和重紐 A 類（即重紐四等）的區別、擬音，以及它們的上古來源等從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到現在一直是漢語語音史的熱門話題。如果從漢語本身探索，從現代漢語方言讀音到中古音，再到上古音，即“從最低的語言層次開始，逐漸往上推”作這種層次構擬，恐怕無法解決重紐的問題，因為在現代漢語方言能保留重紐區別的，往往是韻母主元音的不同。但是，既然《切韻》重紐兩類用同一個韻目，就不可能是主元音的不同，所以無法根據方言往上推，作層次構擬，而必須倒過來作漢語跟藏緬語的跨級比較，才能真正瞭解中古重紐三四等區別所在，以及它們的上古來源。跟藏語、緬語同源詞比較，發現漢語重紐三等和重紐四等的區別是 \**-rj-* 和 \**-j-* 的區別（龔煌城 1997，下面的例子也是引自龔文）：

上古脂真部 > 中古脂旨至、真軫震質韻（重紐三、四等）

	漢	藏	緬
* <i>-rj-</i> （重紐三等）	幾 * <i>krjidx</i>	khri 座	khre < khriy 腳
	饑 * <i>krjid</i>	bkres 饑餓	
	耆 * <i>grjid</i>	bgres 老	krî 大、（年齡）大
	密 * <i>mrjit</i>	'brid 欺騙	

*-j- (重紐四等)	妣 *pjidx/s	phyi-mo 祖母	ə-phê < ə-phîy 父親
	畀 *pjids	sbyin 給與、賜予	pê < 古緬 piy 給、授予
	貌 *bjid	dbyi 獐狝	
	吉 *kjit	skyid 快樂、安樂	khyac < *khyit 愛、喜愛
	一 *.jit		·ac < *.it 一
	骸 *bjinx	byin 脛、小腿	

上古元祭部 > 中古仙獮線薛韻 (重紐三、四等)、元阮願月韻 (純三等韻)

	漢	藏	緬
*-rj- (重紐三等)	別 *brjat	'brad 撕開	prat 斷絕、隔絕
	別 *prjat < *sbrjat	sbrad 撕開	phrat 使斷絕、使隔絕
*-ji- (重紐四等)	滅 *mjat	med < myed 無、不存在、滅	
*-j- (純三等)	獻 *sngjans	sngar 聰明、敏悟	
	發 *pjat		phat (嘔吐)

由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對應於漢語重紐三等的在藏緬語裡是有 -r- 的，所以我們可以通過藏、緬語跟漢語的跨級比較，把重紐三等字的上古來源構擬為 \*-rj-。

## 5. 總結

語言有親屬關係 (genetic relationship) 就是意味著這些語言是歷史演變的連續體。親屬語言的比較的重心是要建立各語言間同源詞成系統的語音對應規律，藉此來確定音變的方向。而這種對應規律的尋求既可以由語言內部最底層開始，層層推進；也可以跨越語言間的界限作跨級比較和跨級構擬。不過，如同任何方法、理論一樣，跨級比較、跨級構擬有它的極限和適用範圍，那就是這種方法只適用於親屬語言的比較研究；同時也必須指出跨級比較所比較的語音形式，必須是在基本詞彙裡面的，所追尋的比較是基本詞彙的語音形式在語言間的成系統的對應，而不是簡單的相同或相像。我們相信，跨級比較、跨級構擬在今後的漢藏語研究中必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 引用文獻

- Benedict, Paul K. 1973. Tibeto-Burman tones, with a note on teleo-reconstruction. *Acta Orientalia* 35:127-138.
- Bopp, Franz. 1816[1967]. On the conjugational system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o-Europe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and translated by Winfred P. Lehmann, 38-4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opp, Franz. 1820[1974]. *Analytical Comparison of the Sanskrit, Greek, Latin and Teutonic Languages, Shewing the Original Identity of their Grammatical Structure*, ed. by E. F. K. Koerne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ollinge, N. E. 1985. *The Laws of Indo-Europea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Cuvier, Georg. 1812. *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s de quadrupeds*. Paris: Dufour & d'Ocagne.
- Grimm, Jacob. 1822[1967]. Germanic grammar.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o-Europe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and translated by Winfred P. Lehmann, 46-6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ock, Hans Heinrich. 1991.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sup>nd</sup> edi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Matisoff, James A. 1990. On megalocomparison. *Language* 66.1:106-120.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879. Memoire on the primitive system of vowels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o-Europe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and translated by Winfred P. Lehmann, 217-22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chleicher, August. 1863[1983]. The Darwinian Theory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Alexander V. W. Bikkers in *Linguistics and Evolutionary Theory: Three Essays*, by August Schleicher and Wilhelm Bleek,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Peter Maher, ed. by E. F. K. Koerner, 1-7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chleicher, August. 1871[1967]. Introduction to a compendium of the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Indo-European, Sanskrit, Greek and Latin languages.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o-Europe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and translated by Winfred P. Lehmann, 87-9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Verner, Karl 1875[1967]. An exception to the first sound shift.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o-Europe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and translated by Winfred P. Lehmann, 132-16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何九盈. 2004. 〈漢語和親屬語言比較研究的基本原則〉，《語言學論叢》29:12-

66。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 再版。

雅洪托夫. 1960[1986]. 〈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漢語史論集》，42-5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龔煌城. 1990.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3:1-18。台北：西藏研究委員會。重刊於《聲韻論叢》1:73-96，1994。台北：學生書局。亦見於龔煌城 (2002)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31-47。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龔煌城. 1997.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 \*-rj- 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聲韻論叢》6:195-243。台北：學生書局。亦見於龔煌城 (2002)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125-160。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Received 23 May 2006; revised 5 February 2007; accepted 12 February 2007]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中國 310028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學西溪校區

zhongminchen7@hotmail.com

## **Cross-comparison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Zhongmin Chen

*Zhejiang University*

*Comparative Linguistic Division,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Cross-comparison in Sino-Tibetan has recently become controversial.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cross-comparison is both useful and valid for Sino-Tibetan. The paper has five parts: (1) definitions of cross-comparison and cross-reconstruction; (2) a discussion of standard examples of cross-comparison in Indo-European; (3) an argument attempting to validate cross-comparison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 language family and its subgrouping; (4) a survey of some classic cross-comparison studies in Sino-Tibetan; and (5) a conclusion.

Key words: Sino-Tibet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ross-comparison, cross-reconstruction, mesocomparison, mesoreconstruction, related languages